

境界

■蔡明

雨天的工作室里,核桃炭在红泥小炉里吐着浅淡的火舌,偶尔爆出细碎的火星,混着潮湿的陶土气漫开来。老烟斗改造的吹火筒悬在半空,竹管里漏出的风轻轻推着焰心,像在哄一粒火种安睡。韩丽晴在《境界》里写的这位紫砂匠人小蔡,正捏着一把紫砂壶的柄——拇指与中指如衔青竹般轻扣,食指似落梅般点在壶盖,手腕只微微一旋,琥珀色的茶水便顺着壶嘴渗出细流,稳稳落进透明的茶盅,再注入精致的茶杯,桌上竟无半滴遗痕。

“把心放平,沉下来,都能听得懂万物的语言。”他说这话时,案边那只青段泥茶叶罐正泛着哑光,罐底凸起的线条比图纸宽了半毫米,被他用指尖摩挲得发亮,像给那点“不完美”镀了层厚厚的包浆。

这半毫米的较真里,藏着我看见过最朴素的境界。原来匠人的心性从不在成品的光鲜里,而在与泥土对话的每个瞬间:揉泥时掌心沁出的汗混着土香,拉坯时转盘旋转的力度里藏着呼吸的节奏,入窑前最

后一次擦拭坯体,指腹掠过坯面的专注能接住飘落的茶烟。这般的琐碎里坚守的虔诚,恰是境界最本真的模样——它从不在完美无缺的器物上刻痕,偏在与瑕疵较劲的执着里显影,像陶土里的金沙,要经烈火与时光淘洗才肯露脸。

砂器的光斑里,藏着境界的密码,那就是“在局限中坚守,于日常里超越”。这密码在教育的土壤里,长得绿草如茵。

盐阜大地的晨光里,江南小镇的晚霞中,淮北平原的夜幕下,我与学生的“黑板约定”总在晨昏里苏醒:左侧每日赠言抽芽,右侧每日一诗流淌,写作的轨迹从初作到重作,像星辰在天幕上划下的弧。孩子们争执时,我便化作一阵三言两语的“穿堂风”——那些已成博导、教授的学生,总说记得我用彩色粉笔放大的进步,那些自由的行楷在黑板上舒展成羽翼时,我眼里的光,或许正源于“像叶圣陶那样教语文”“像陶行知那样做教育”的诺言。

如今生态团队里的国优、省优

名师与正高级教师如春笋般拔节,各呈其彩。作为领衔人,我深知真正的引领从不是孤影自照,而是以微光引燃星火。

就像小蔡为茶叶罐的半毫米较真,我为青年教师量身定制培育方案时,总在细节里藏着期许:批注教案时,笔尖在“且听学生怎么说”的字旁稍顿,留一道浅痕;磨课结束后,递上的“课标案例式解读”里,夹着张写满批注的便签;论文修改时,列出的“数点参考”后,添一句“你的思考比结论更珍贵”。

把“生态教育”的理念化作润物的雨,让每个年轻灵魂都能在自己的节奏里生长。所谓领衔人的境界,从来不是站在高处的“舍我其谁”,而是俯身成桥,让一群人踩着彼此的肩膀,望得更远。

三十载“特龄”流转,心依旧系着三尺讲台。晨读课的范读声渐渐染了沙哑,却像老树枝头的第一声鸟鸣,催开少年眼底的春;作业本上的红笔圈点,温度能焐热学子眉间的迷茫;深夜办公室的灯,把备课的影子投在墙上,忽长忽短,丈量着45

分钟里的光阴。

钱锺书说“洗一个澡,看一朵花,吃一顿饭,假使你觉得快活,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,花开得好,或者菜合你口味,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”,原来“境由心生”从不是虚言——教育的境界从不在烫金证书里,而在这些日常的肌理中:是把“立德树人”的种子,种进晨读的琅琅、批注的朱红、备课的灯火,以及青年教师眼眸渐亮的光里。

又是一个教师节,松风吹到11楼的阳台,携着仙林湖方向的歌声,这里有空气的甜美。我们都是凡人,难臻“大辩不言”之超尘,难脱“师之患在好为人师”之俗。可我们知道,更多的境界,原是凡人在局限里开出的花。匠人的砂器在窑火里涅槃,千万教师则以45分钟为舟,载着育人的初心——在“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”的新时代浪潮里,既守得住船底的温度,也望得见船头的山海。

这该是对境界最好的注解:以凡人之躯,赴永恒之境。

周末家庭聚餐,一桌子菜摆得满满当当,可桌边的人却都低着头。侄子盯着手机里的游戏,手指在屏幕上飞快滑动;嫂子刷着短视频,嘴角时不时牵起一丝笑;连一向话多的父亲,也捧着手机看新闻,偶尔抬头撇一筷子菜,又迅速低下头去。

我看着桌上渐渐凉透的菜,忽然想起小时候,一家人围坐在小方桌旁,父亲讲单位的趣事,母亲念叨街坊邻居的家常,我和弟弟抢着说学校里的见闻,饭菜凉没凉不重要,满屋子的热闹才让人心里暖和。

有次加班到深夜,走出办公楼,晚风带着凉意吹在脸上。我习惯性地掏出手机想刷会儿朋友圈,却不小心按亮了手电筒,光柱照在脚下的石板路上。我发现路边的草丛里,竟藏着几朵白色的小野花,花瓣上还沾着露水。我关掉手机,沿着路边慢慢走,抬头看见天上的星星,一闪一闪的,透着温柔的光。路边的树影在风里轻轻晃动,远处居民楼的窗户里,透出零星的灯光,每一盏灯下,或许都有不一样的故事。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,好久没有这样认真看过夜晚的街,原来手机之外的世界,藏着这么多不被注意的美好。

记得小时候,没有手机,夏天的傍晚,我会和小伙伴在院子里捉萤火虫,把它们放进玻璃罐里,罐子里就有了小小的星光;冬天的周末,和家人一起包饺子,我包的饺子歪歪扭扭,却能得到母亲的夸奖。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,不需要手机里的游戏,不需要短视频里的段子,只需要身边人的陪伴,只需要用心去感受生活里的小细节。可现在,我们好像把自己困在了手机里,刷不完的信息,看不尽的视频,让我们渐渐忘了,该怎么和身边的人好好说话,怎么好好看看眼前的世界。

“从前慢,车马邮件都慢,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”木心先生的诗,道出了从前生活的从容。如今的我们,有了更快的通讯方式,却少了从前的耐心;有了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,却少了对生活的专注。我们总在手机里看别人的生活,羡慕别人的旅行,赞叹别人的美食,却忘了自己也可以走出家门,去看看远方的风景,去尝尝街角的小吃,去和身边的人好好相处。

我开始试着减少看手机的时间。早餐时,不再边吃边刷新闻,而是认真品尝面包的麦香,感受牛奶的醇厚;通勤路上,不再盯着手机屏幕,而是看看窗外的街景,看路边的树从发芽到长叶,看街上的行人匆匆而过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;下班后,不再急着玩手机,而是帮母亲择择菜,听她讲讲家里的事。慢慢发现,生活好像变得不一样了,心里的浮躁少了,平静多了;对生活的抱怨少了,满足多了。

其实,手机只是我们生活的工具,不是生活的全部。我们可以用手机联系亲人,却不能让手机代替面对面的陪伴;我们可以用手机获取信息,却不能让手机占据我们所有的时间。试着放下手机,去看看身边的人,去感受真实的生活,你会发现,手机之外的世界,比你想象的更精彩,也更温暖。

炊烟的重量

■何丽凤

在故乡的矮屋顶上
炊烟,如轻柔的梦飘荡
早晨,它揉着惺忪的光
从烟囱挤出身,袅袅而上

母亲在灶前忙碌
柴火哔里啪啦响
映红她的脸,汗珠闪亮
那烟里裹着红薯的甜香

傍晚时分,夕阳金黄
炊烟又悠悠地晃
像扯不断的丝线
连着游子心中的故乡

孩子们在巷子里叫嚷
闻着炊烟奔跑叫嚷
奶奶摇着蒲扇张望
烟里藏着家的暖烫

炊烟啊,你是岁月的船
载着往昔,飘向远方
虽无形,却有千钧重量
那是故乡满满的守望

宋人聘猫那些事

■王超

宋代,养猫之风盛行于市井乡间,几乎成了全民热潮。那时的猫,不仅是捕鼠的好手,更成了宋人寄托闲情、慰藉心灵的陪伴者,其地位早已凌驾于六畜之上。在当时,宋人家里添猫,可不是一桩小事,流程之讲究,丝毫不逊于今日嫁娶、乔迁之类的人生大事。

宋代若要添猫,首先得相猫。宋人总结出两首相猫歌诀。其一曰:“猫儿身短最为良,眼用金银尾用长,面似虎威声要喊,老鼠闻之立便亡。”可见,身短结实、尾巴修长、目如金银,且面相带几分虎气、叫声洪亮的猫为佳品,尤擅捕鼠。

其二则是教人们避开那些“劣种”:“露爪能翻瓦,腰长会走家,面长鸡绝种,尾大懒如蛇。”若猫爱露爪、腰纤长、面凸长,往往性格闹腾,可能搅得家中鸡鸭不宁;而尾巴粗大的,则多半慵懒怠动,不太顶用。花色方面,宋人偏爱纯色猫;若是花猫,则要四足和尾巴的花纹浑然一体,方为上选。

选好猫后,需要写下一纸纳猫契。契上除了写明猫儿外貌、聘取日期、聘猫者姓名外,更寄托着对猫的期许:叮咛它做家中的“贤内助”,尽心捕鼠,不偷粮食,不害六畜,莫要乱跑等;若故意离家,则要“堂前引过受答鞭”,并请东王公与西王母见证,如同给猫儿立下“家规”。

良辰已至,契约已立,最后便是备礼迎猫。若是聘取野猫幼崽,则要给猫妈妈一串小鱼作聘礼。“买鱼穿柳聘衔婢”,北宋黄庭坚就用柳条将鱼串在一起迎猫。若是家猫所生,则通常要给猫主人送盐,也可送糖、茶叶等物。南宋陆游“裹盐迎得小狸奴”,便是以几两吴盐聘来猫儿——在江南吴音中,“盐”与“缘”谐音,暗含人猫结缘的美好寓意。要知道,宋代盐属专卖,价格不菲,这份聘礼着实不轻。陆游的老师曾几更是阔绰,“青裹裹盐仍裹茗,烦君为致小於菟”,他用香蒲又是裹盐,又是裹茶叶,送予猫主人。宋人在聘礼上所下的本钱,由此可见一斑。

此外,迎猫的过程亦有讲究。据《崇正辟谬》记载,猫会被装入斗或桶中,里面放上一根从主人家讨来的筷子,再套上布袋,似“娶新娘”般避免途中被人窥见。若路上遇坑洼,要用石子填平,寓意猫咪不再返回旧处。猫到家后,要先拜灶神,结识家中狗儿。再将那根讨来的筷子插在家中土堆里,猫儿便会认土堆为厕所——至此,整个仪式完成,猫才算真正成为家庭的一员。

宋人聘猫的种种讲究,不仅透着生活的雅趣,更藏着对生命的尊重、对缘分的珍视,以及对人猫和谐共处的期盼。如今,当你抚摸着自家猫儿时,或许能从中感受到一丝宋代的浪漫与雅致,触摸到那份跨越千年的人猫温情。



▲秋色

张屹 摄

以体察之心与孩子共享世界

——读《孩子的宇宙》

■庄承志



“长大成人,也许就是将童年时所拥有的精彩的宇宙忘却的过程。”这句交织着对成长遗憾、对童真洞察的句子,被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郑重置于《孩子的宇宙》开篇。面对“孩子的宇宙以何种形式存在,其中藏着怎样的思绪”的疑问,许多读者或许期待一本能直接拆解儿童心理的“说明书”,但这本书更像一面镜子,照见成人遗失的童真,也为教育者打开了理解孩子的新视角。

《孩子的宇宙》并非一本聚

焦“解决儿童教育问题”的工具书。作者无意用冰冷的理论定义孩子的内心世界,而是希望引导教育者(家长、教师)找回自己曾经拥有的“童年宇宙”,通过孩子的视角,暂时放下成人世界的利害权衡,拂去心头因教育焦虑或权威心态积攒的尘埃,重新感受纯粹、深邃的心灵共鸣。

《孩子的宇宙》指出了教育中一个常见的“盲区”:教育者究竟读懂了多少孩子的内心?我们常常惊讶于孩子某一刻的“突然成熟”,感慨“孩子怎么一下子就长大了”,却忽略了孩子早已在日复一日中认真观察世界、构建认知。并非孩子的成长速度超出预期,而是教育者的注意力常被成绩、规则、目标等现实事务占据,没能静下心来捕捉孩子细微的变化、倾听他们未说出口的想法。

当成人世界的忙碌与标准填满生活,孩子有时不得不努力迎合成人的期待,试图在“争夺注意力”的过程中获得认可——就在这样的互动里,孩子悄然褪去了部分童真,被迫适应成人的节奏。他们的身体

像夏日蜜桃般日渐饱满,内心的“宇宙”却可能因缺乏理解而渐渐收缩。

“把孩子当作完整的人”是《孩子的宇宙》这本书最想传递给教育者的。每个孩子的内心都是一个独立且丰富的“宇宙”,甚至可以说,每个孩子自身就是一个完整的“小世界”。很多时候,并非教育者主动放低姿态与孩子平等对话,反而是孩子仰着脑袋,以包容的心态迁就成人的视角,默默察觉着教育者忽略的细节:可能是课堂上老师因疲惫流露的烦躁,可能是家长因焦虑隐藏的压力,孩子用他们的敏感,悄悄承接了成人的情绪。

教育从不是“指导”与“被指导”的单向输出,也不是“纠正”与“被纠正”的被动接受。唯有放下“我要教育孩子”的偏执,收起“我比孩子更懂世界”的傲慢,以体察的姿态走进孩子的“宇宙”——陪他们观察蚂蚁搬家,听他们讲天马行空的幻想,理解他们对“小事”的执着——才能真正与孩子站在同一视角,共享一个充满好奇与温暖的世界。这,正是教育最本真的模样。